

在江津，适合来碗豆花饭

(外一首)

□ 黎强

在江津，适合来一碗豆花饭，
一碗热络滚烫软糯雪白的豆花饭，
一碗兄弟伙争着买单的豆花饭，
一碗爽口养胃饱腹开心的豆花饭。

要吃豆花饭，得去背街老巷，
很重的烟火气才是最正宗的调和，
胜过油辣子香菜葱末蒜粒盐巴的蘸碟，
让出笼的咸烧白与二两老白干成为绝配。

甑子里的沥米饭是新稻谷的翻版，
早就是市井人家熟悉的味道，
三五好友没有太多的客套，
围坐，笑谈，只管吃个巴适安逸。

一座老县城就可以在豆花饭中生动，
活色生香，有盐有味，由口入心，
既可以吃成念想，还可以写成文字，
与城墙水井文庙一起，成为命根儿……

鲤鱼石

鲤鱼石原来在郊外，
现在在市区繁华地段。
这些年城市不由自主扩容了，
而鲤鱼石没走丢，成为地标。

生长在几江中的鲤鱼石，
传说很吉祥。之前它力不从心，
只能目睹揽载船上上下下，
还把洪水泛滥隔江渡河看在眼里。

如今的鲤鱼石可神气呢，
棠银杏树榕树葱茏在它身边，
红嘴鸥千万里飞过来看它，
清激江水中摆尾的鱼儿也喜欢它。

鲤鱼石的名字很是上口顺滑，
连刻有地名的碑石都闪着朱红色，
竖立城市的律动中，透亮
一起写意新城廓的鲤鱼跳龙门……

走进历史名人程源故里记

□ 李德良

空的探访之旅。
程源，生于明万历四十一年（1613年）。他于明崇祯十六年（1643年）考中进士，南明时期官至兵部尚书，以书生之身担军国重任，凭孤忠坚守千秋气节，一生奔走救国，至死不降清廷，堪称巴渝大地一代忠烈名臣。

我们首先来到程源故居遗址。虽历经岁月侵蚀，故居已不复当年模样，但残存的墙基和青石板路，仍能让人遥想当年程氏家族的兴盛与沧桑。程宏秘书长介绍，故居原为典型的巴渝民居，依山而建，布局严谨，后院曾

有一座六角碉楼，名为“保家楼”，是程源为抵御匪患而建，曾成功守护族人和村民。

沿着村道前行，我们来到保家楼旧址。如今，保家楼已坍塌，仅存部分残垣断壁，但站在遗址上，仍能感受到当年程源率族人抗击匪患的英勇与坚定。程宏说，保家楼不仅是建筑奇迹，更是程源忠义精神的象征，它见证了程源在乱世中守护家园的决心。

随后，我们走访了程氏家族祠堂。祠堂内，供奉着程源及其先祖的牌位，墙上悬挂着程源生平事迹的图文介绍。透过这些文字和图片，我们仿佛看到了程源在明末动荡中奔走呼号、力挽狂澜的身影。他虽身处逆境，却始终坚守忠君爱国之道，令人肃然起敬。

在村中，我们还遇到了几位年长的程氏村民，他们讲述了程源的故事。一位老人说：“程源是个大好人，他不仅保护了我们的村子，还教大家读书习武，让大家在乱世中有了依靠。”另一位老人补充道：“他虽然活到清朝，但他的精神一直留在我们心里，我们永远记得他。”

雨，仍在轻轻飘落，仿佛在程源的忠义之举默哀。站在程源故里土地上，我深深感受到历史的厚重与沧桑。程源的一生，是书生报国、忠义守节的一生，他的精神，如同这绵绵细雨，润泽着巴渝大地，激励着后人。

此次参观考察学习，不仅是一次对历史名人的探访，更是一次心灵的洗礼。程源的忠义精神，将永远铭刻在我们的

心中，成为我们前行的动力。

算盘里的故事

□ 罗安会

趣。他还说：“我对数字很敏感，当看到那木纹、那档位、那算盘，魂就被勾走了。”这一句，便是三十年。五千平米的展厅，一万多件老物件，最让他得意的是那三百多架算盘。

一行人走进算盘厅，兴奋起来，没想到，算盘还有这么多的形状，光线显得幽暗，空气里浮动着一股陈年木料和土漆的混合味道，包浆圆润。我伸手拨了一下挂在墙边的一把大算盘，“噼啪”一声，珠子清脆悦耳。

“你听！”老刘侧耳道，“这声音，以前在商铺、钱庄，在账房、在戈壁滩的帐篷里，那是没日没夜地响啊。”

他指着一把长达两米二、足足七十档的大家伙说：“这可是功臣。20世纪60年代，没有计算机，中国科学院把大家伙送进了大漠。‘两弹一星’的那些大科学家，就是在风沙里，靠着这小小的珠子，一遍遍验算。原子弹的轨道、卫星的数据，那是实打实一颗颗拨出来的。它不用电，抗冻，比现在的电子产品还皮实、耐用！”

听着这话，再看那被磨得发亮的珠子，我仿佛能看见那漫天黄沙中，一盏孤灯下，指尖飞舞，拨弄的珠声如钢琴演奏家郎朗弹

奏的钢琴曲。

转过身，几架清代算盘更是吸引了大家的眼球。老刘领我看镇厅之宝——一把乾隆年间的紫檀木大算盘。长两米多，重达百余斤，悬挂在正中。红木框上刻着“蔚泰厚钱庄”，左右对联写着：“排好良心一串串，不为私利为天平”。上方还嵌着翡翠云纹，贵气逼人。

“以前的商道，讲究个‘信’字。”老刘拍拍那厚实的边框，“这上面刻的不是字，是规矩。”

看着看着，想起小时候，我学习算盘时的情景。“老刘，我念书那会儿用的算盘，为啥都是十三桥（亦称‘档’）、十五桥，非得是单数？”

“哈哈，讲究多着呢！”他来了精神，“老话说奇数是阳数，吉利！十三寓意‘实发’，十五像满月。商家最忌讳‘亏’，你算算，‘盈亏进出’，单数正好落在‘盈’和‘进’上。”他顿了顿，压低声音：“再说，这算盘方方正正，珠子圆润，也是在教人做人要公道、要和气。”

展厅一角，还有几把袖珍得像工艺品似的微型算盘。老刘小心翼翼地拿起一把，那是骨质微雕，用了螺钿工艺，精美得不好形容。“明清时候，这可是书香门第的‘抓周’礼物。小孩要是抓

了算盘，那寓意着将来会过日子、善于经营。”

从东汉《数术记遗》里的记载，到《清明上河图》赵太丞家药铺柜台上的那一抹身影，再到元代定型，明代的黄金时代……一路走来，算盘早已不是简单的工具。它是中国人聪明的脑子，是我们在没电、没网的时代，跟天地算账、跟命运较劲的智慧。

下山的时候，山风更凉了。我回头望那藏在深山里

的展厅，耳边似乎又响起了那密集的“噼啪”声。那是算盘在说话。从古代商肆的喧嚣，说到现代科技的静谧；从“两弹一星”的惊天动地，说到寻常百姓的柴米油盐。这声音，是中国人血脉里流淌的数学基因，永远清脆，永远年轻。

小官山池塘

□ 韩小东

在江津老城区，提起“小官山”，无人不晓。这个地名，因“小官山汽车站”而深入人心。20世纪50年代初，江津地区行政公署设在江津县城（今几江城区），随之而来的是众多地市级机关单位在此设立。四川省第二十四汽车运输队（简称“二十四队”），便选址在围城公路旁，紧邻小官山池塘。

那片池塘在古老县内的南面，紧邻老城墙脚。其状若牛角，东临清平巷街，宛如牛角的根部；南接城关幼儿园（今几江幼儿园）及围城公路（原老城墙推平改造成了如今的围城公路）。恰似牛角的开口；西侧有条窄窄的小道，仿若牛角的弦；北抵杨嗣桥，便如那牛角的尖。整个池塘约五六十亩，最深处约两米，水面开阔，波光粼粼，如一泓碧玉，静静嵌在城中。池塘的水，常年流动，清澈不腐。水源自南侧注入，一路向北，流经杨嗣桥、吊井坎、一人巷、新华书店，最终从北固门汇入长江。那时，小官山池塘是县城妇女洗衣最爱去的地方。石水处露出大大小小的石头，平顺一点的，便成了天然的搓衣板。洗衣的妇女三三两两，有的半跪半蹲在

石边，有的卷起裤管站在水中，一边搓洗着衣裳，一边说笑着。那时没有洗衣粉，只有皂角巴（用植物皂角熬制出胶状凝固体）和极少数人能使用的肥皂。偶尔还能听见木杵捶打老蓝布衣裳的“啪啪”声，那声音节奏分明，在水面上空回荡，悠远而亲切。

虽然长江绕城留下了几处银色浅滩，本是难得天然浴场，但一到夏天涨水季节，洪水汹涌。那时孩子们没有

游泳圈等保护设备，安全得不到保障，因此大人们对娃儿去长江游泳看管得十分严格。而小官山池塘就不一样了。水面平静，流水不急。——那是属于我们一群“光屁股娃娃”的乐园。一入伏，热浪就裹住了整个江津县城。午后的太阳把青石板晒得发烫，光脚踩上去能烫得人跳起来。下午三四点钟，日头稍稍偏西，我们四邻的娃娃们，在娃娃头的带领下，往池塘边跑去。往往不等走到水边，汗水已经把汗衫湿透，贴在背上痒酥酥的。哪里还顾得上从浅水处慢慢试探？跑到岸边，把汗衫往草丛里一扔，一个接一个“扑通、扑通”往水里跳。水花溅得老高，落在身上凉丝丝的，那滋味，比吃一根冰棍还解暑。岸上洗衣的嫂子们被水花溅到，抬起头笑骂：“这帮猴儿，慢点嘛！水鬼撵起来啦？”我们才不管，扎进水里游几个来回，把一身的暑气都抖落干净。

水里最热闹的，要数“打水仗”。十几个娃娃分成两拨，一拨占东，一拨占西，双手拼命往对方那边用手击水。水花白茫茫一片，在阳光下闪着刺眼的光，晃得人睁不开眼。只听见喊声、笑声、呛水后的咳嗽声混成一片。有时“战局”僵持不下，不知谁喊一声“冲啊——”，大家便一齐扑向对方。水底下更是暗流涌动：你悄悄

潜过去，一把扯住对方的腿往下一拉，那人猝不及防，咕咚咕咚喝两口水，冒出头来抹着脸骂一声；回头正要报复，自己的脚又被另一人拽住了。水面上人挨人撞，水花四溅，乱作一团，直到有人举手投降，或是有人喊“不来了不来了，喝饱了”，这才休战。也有安静的时候。池塘南侧水浅，水刚没过大腿，清亮得能看见水底的沙石。一群群寸把长的小鱼在脚边游过，慢悠悠的，尾巴一摆一摆。我们就猫着腰，双手悄悄合拢，屏住呼吸，等鱼游近。那鱼滑得很，眼看双手拢住了，手心一痒，它早从指缝间溜走了。有时候明明已经捧在手心，还来不及及高兴，它一蹦，又掉回水里，尾巴还在你掌心拍一下，像是故意气人。偶尔有谁真捉住一条，举起来得意地喊：“快看快看！我捉到啦！”大家哗啦啦围过去，那小鱼在掌心蹦跶两下，“啪”一声又掉回水里，引来一阵惋惜的叹息。不过也没人真生气，转身又去摸石头缝里藏着的螃蟹，或将小点的石头掀开。螃蟹更机灵，你手刚伸过去，它鳖足会咬手的，如果躲避不开，会被钳住而疼痛。所以得小心翼翼地抓住它的背壳。抓着了，看它张牙舞爪在手中乱划，开心极了，并向小伙伴们面前炫耀。然后带回家装在盆里或杯子里，可以玩上两三天啦。

最刺激的，是谁“栽闷头”的时间长。深吸一口气，双手往前一伸，一头扎进水里。憋着气，耳朵里嗡嗡的，什么声音都听不见了，只觉得身子轻飘飘的，四周是幽幽的绿

光。心里默数着：一、二、三……越往后越难熬，胸口发紧，脑子里开始嗡嗡响。实在憋不住了，猛地钻出水面，大口喘气，抹一把脸上的水，眯着眼问旁边的人：“我栽了好久？”那人说：“我哪晓得，我比你起来得还早呢！”于是大家又笑成一团。也有不服气的，抹抹鼻子说：“不算不算，我没准备好，再来！”玩得累了，就爬到岸边的大石头上歇气。石头被太阳晒得温温的，坐在那里，看水面被风吹起细细的波纹，阳光碎成一片一片的金子。偶尔有蜻蜓点水，翅膀在阳光下闪着银光。不知谁跑去公路那边的藕田里摘来几片荷叶，顶在头上当帽子，剩下半片盖在脸上遮阳。

玩到太阳偏西，岸上传来外婆们的喊声：“赵黑狗——回来吃饭！”“三娃——听到没有！”那喊声此起彼伏，拖得长长的，在池塘上空回荡。我们这才恋恋不舍地上岸，找到扔在草丛里的汗衫，往肩上一搭，头发湿漉漉地往家跑。跑着跑着，还不忘回头看一眼那波光粼粼的水面。夕阳斜照，那块池塘是我们玩耍的天堂。心里盼着：明天快点来，明天还要来。因为大街小巷实在太热了。

如今再想起，那池塘早已不在了。填了，盖了房子，修了路，再也寻不见半点痕迹。倘若它是还在，该是怎样一块稀罕的城中碧玉？又该是怎样的市井清欢？又该是怎样的城中湿地公园？那水花、那笑声、那一声声“扑通”，那些光着屁股的夏天，也只能在梦里，一遍一遍地听见，看见了。